

芬芳
一叶

早春牧羊人

◎林小森

正月,年节的鞭炮硝烟刚刚消散,郎洞村的村民老魏就黎明即起,要赶着他家的羊去山中吃草了。

朗洞村位于镇远县蕉溪镇东部,距国家5A级旅游景区镇远古城只有30公里,这里,清澈的濛阳河蜿蜒曲折,像一只水做的荷包,兜着朗洞村的数百亩玫瑰花田,据说,到了温暖的四月,玫瑰花盛放,将引来走南闯北的放蜂人,他们将帐篷扎在濛阳河两岸,带着他们的蜂箱,陶醉在这密集的花海中。这里放养的跑山鸡,彼时很寻常的食物,就是地上掉落的玫瑰花瓣。农家乐的主人们,到时候都会向游客推荐铁锅炖鸡,鸡肉中也有花香,是难得的美味佳肴。

而我们抵达时候,玫瑰花田尚在蓄势待发中,枝头已经酝酿了密密麻麻的花蕾。老魏家也种了几亩花田,但是此时还不需要照管它们,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牧羊上。此地的白山羊品种很好,羊奶毫无膻气,可做可口的奶酪,而此地牧羊也与别处不同,为了防止山羊把玫瑰花蕾都啃掉,不能将它们散养在村里,而是要将羊儿送到荒山中放牧。

走陆路前去,不好管控,于是,朗洞村村民便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办法——划着独木舟,走水路把羊送到目的地放养,傍晚,再去用舟接回。老魏目前有24只羊,正好分两趟运输。等他召集羊儿上船,吹起哨子来,我就忍俊不禁。原来,老魏为了让他的羊儿知道谁上首发船,谁上后发船,就像连长训练新兵一样,笃定地以哨声召唤羊儿,三长一短的哨音,是召集6只成年羊和6只去年新生的小羊首发上船,成年羊立在船舱首尾,将幼年羊紧紧地护在船腹位置,并为之遮挡防风。

已经来回运输了数百次,怕水的羊都非常淡定了,只见它们像雪白的老神仙一样在舟中伫立,等着老魏轻松平静地划桨。独木舟在濛阳河上划出一道清澈的水波,胆大一些的羊还伫立在船头,仔细探看自己在水波中的倒影,你会觉得独木舟简直是羊儿悠闲生活的“第三方空间”,此时,它们既不负责任生育,也不负责啃草长膘,它们只是天地之间一个悠闲的旁观者,得失两忘,抵达了仿佛“孤舟蓑笠翁”一样飘渺灵动的哲思境界。

首批羊去了山中,老魏又回来运载第二批羊,同样以哨声整队,哨声三短一长,哨响不过五分钟,羊就到了。一小群羊又排成狭长的队伍出发了,不知为什么,此时,我脑海中跳出了《桃花源记》的某些段落,譬如“缘溪行,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林,夹岸数百步……”又譬如“林尽水源,便得一山,山有小口,仿佛若有光。便舍船,从口入……”羊儿们这是要列队去哪儿?它们莫不是要去桃花源吧。



春意

◎曹鸽来

玉兰
一瓣

回乡过年

◎朱朱

老朱在20世纪60年代末参加工作,没转正前月工资是二十九块五,一年后调资到每月三十四块,每月寄十五块给老母亲。单位有大食堂,吃上面没有讲究,身上还是家乡的土布衣服,花钱能省就省。鞋子是奶奶做的,后来老母亲眼睛不行,老朱的姐姐接着给做。纳的鞋底结实,鞋面浆得硬挺。春秋的布鞋、冬天的棉鞋,每一季的包裹都会从千里之外准时寄来。

老朱那时每年春节都会回乡过年,从上海到湘乡的火车票是十九块八。除去买一些带回去的特产

外,他把省下来的钱都缝在内衣袋子里,再带回去。

从前老母亲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供老朱上学,后来成了老朱寄钱贴补家里,因为家里还有个十几岁的弟弟。因为要存钱,老朱很晚才成家,得了儿子的第二年带着老婆孩子回湘乡,先坐车摆渡去上海,火车八个小时到湘乡,再坐汽车到镇上。小他十几岁的弟弟带着一根扁担和两个箩筐来接他,一头放行李、一头坐着娃,走了好久的山路才到家。

再后来,生活慢慢好了,弟弟能

照顾老母亲了,老朱回乡的次数也越来越少,渐渐在千里之外扎根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老朱的工资涨幅越来越高,又在越来越好的政策支持下发挥了技术特长,赤手空拳在异地生活的老朱终于过上了越来越舒心的日子。回乡只要一张机票就行,落地就有侄子的汽车来接,一张机票钱也对生活没多大冲击和影响。

老朱今年八十岁了,退休金过万,老母亲和老姐姐早已不在,家乡只剩弟弟,平时最高兴的事就是跟弟弟视频,最大的爱好仍是存钱。

给自己留一份期待

◎徐顾逸

我是一个狂热的影迷。

对于电影的痴迷,说来你不信,在我很小的时候,一部《加菲猫》,就被刷了无数遍,里面的台词倒背如流。记得上二年级,《速度与激情7》上映,我立即被这部大片震撼到了,可接下来续集的遥遥无期让我大失所望。连大字也不识几个的我,毅然决定为这个系列编写剧本,袖子一撸就整到了第十二集(当然是我说,爷爷拿笔跟在后面记)——直到现在,好像第十部还未公映,无法验证到底是谁的构思更厉害。虽然没有成功地为好莱坞贡献剧本,可我对电影的喜爱却一发不可收拾,希区柯克、黑泽明、斯皮尔伯格、梅尔·吉普森、克里斯托弗·诺兰……这些大牌导演,我神交已久。马克·达蒙、汤姆·汉克斯、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、三船敏郎……好像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,我们谈遍了电影的天地与星空,开口《与狼共舞》,闭口《辛德勒的名单》,哪怕是无言遥望天空,耳边萦绕的也是《勇敢的心》那古老的苏格兰风笛。

然而,接下来的日子,我的眼睛近视了。医生告诫说,以后必须要远离电影,即使看,也只能十分钟。一瞬间,草原、海洋、远方和梦纷纷灰飞烟灭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模糊变小的世界,一切对电影的热忱与想象被厚厚的镜片压在心底。

从此,我很少再与电影接触,有时只能听听电影原声音乐或者影评来解解馋,但心中的火并没有熄灭,反而日益渐增地熊熊燃烧。

有一次,老爸给我推荐了一部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,是李安执导的,讲述了印度一名17岁少年派在一次海难中幸存,他被困于一只救生艇上,在太平洋上漂流了227天,和他朝夕与共的是一只名叫帕克的孟加拉猛虎。这个带着海盐味的电影令我耳目一新,就在我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,却被老妈打断了,原因很简单。

我抱怨万分,这部电影给我留下了太多的悬念,派和老虎以后的关系会怎样?是老虎把派赶出救生艇?还是派把老虎赶入大海?他们在茫茫的大海上如何生存?又会遇到怎样的风险……这一切,我都不不得而知,后续情节只存于我无时无刻的脑补之中。我一直期待着能有机会把电影看完。

机会终于来了,某个周末,爸妈出去办事,就我一个人在家里,令人惊喜的是,还有一部手机陪伴着我,真是天助我也!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,点进电影分享会,那张熟悉的电影海报又映入了我的眼帘。多少天的等待,多少天的期盼,我微笑着,只要轻轻一点,就能感受奇迹。

我停住了。

镜片上的污渍挡住了我的视

线,我本能地摘下,那镜片与镜架极不协调的重量,让我内心微微一颤。我眯着眼,再次凑到镜片前,才发现镜片一圈一圈的,比当初的又厚了不少,医生的告诫再次回荡在耳边。

我的内心纠结起来,一方面是电影的诱惑,一方面是我近视的现实,我既不想放弃等待了很长时间的渴望,也不想让双眼受到更多的伤害。

我把目光投向窗外。清早的阳光明亮耀眼,轻盈地在流动的车辆上荡漾。天,也如凉水洗过一般碧蓝。楼下是绿得发亮的樟树和欢天喜地的人们,他们的笑语仿佛欢畅的水流,隔着厚厚的玻璃,仔细听,依然能清晰入耳。

天空如大海,而我,岂不是大海上的小叶小舟?派靠着他坚强的毅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和心魔,才能够让小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平稳航行。假如我没有那样的毅力和自控力,也许无须暴风雨,小舟就会自己沉入海底。我看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,努力探求其背后的深刻含义,最终却背道而驰,何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。

我关掉了手机,将它放在了抽屉里。

也许,在生活中,留一份期待,多一份想象,也是美好的。